

导演李太言与电影《过家家》的现实主义突围

■文/周晓芳



李太言(右一)导演工作照

在2025年的中国影坛,我们习惯了特效的轰炸与商业片的“爽感”,却鲜有一部电影能像《过家家》这样,用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去触碰那个我们讳莫如深的话题——老去与遗忘。青年导演李太言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没有贩卖焦虑,也不渲染悲情,而是试图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残酷现实里,为所有终将老去的灵魂,建造一座名为“梦泽里”的记忆乌托邦。

从“手写江湖”到行业新锐

要读懂《过家家》,先读懂李太言的成长轨迹。初中时期,他因为“叛逆”“调皮”,被父亲送到湖南怀化的一个偏远小镇封闭管理。那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对一个少年来说,全赖唯一的报刊亭是他瞭望世界的窗口。

《今古传奇》《故事会》那些快意恩仇的侠客与悲欢离合,成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14岁那年,一种“别人能写,我也能写”的冲动像野草般疯长。在五六个黑皮笔记本上,他手写了十多万字的武侠小说《夜雨悄悄剑鞘声》。那本后来在同学间传阅到“只剩五六页”的处女作,虽然稚嫩,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精神奠基——写作,从此沉淀为他与世界对话、消化情绪的“生理习惯”。

这种习惯,像一条隐秘的河流,牵引着李太言从记者生涯走向光影世界。2015年,从小学习绘画、组过乐队、会四门乐器的“多面手”,开始了他的光影探索。

从十五分钟的短片起步,李太言展现出惊人的创作爆发力。2016年他凭借《千年之约》入围第40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第4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由其导演的短片《邻居》《似是故人来》分别获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短片电影最佳摄影、最佳剪辑奖等。

当私人记忆成为公共议题

《过家家》的诞生,源于一次猝不及防的家庭变故。“住在北京的我突然回老家,发现外婆不认识我了。”李太言回忆起那个

瞬间,依然带着一种隔世的恍惚。最熟悉的至亲,在记忆的迷雾中一夜之间将你归零,这种切肤之痛,驱使他去翻阅大量资料,结果触目惊心:“中国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多的国家,普通家庭对这种病情的认知还很少,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数十万家庭在漫长的告别中独自承受的孤独与无助。”

在电影行业,老年题材往往被视为“票房毒药”,阿尔茨海默症题材更是因其沉重而鲜有人问津。但李太言认为:“电影人的责任不仅是娱乐大众,更是要替时代保存记忆。我不想仅仅陈列苦难,因为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对苦难的思考才有意义。”

“你爱的人回到了他最幸福的时光,忘掉了所有痛苦——这难道不值得为他开心吗?”李太言以一种充满东方哲学的诗意悖论,重新解构了这场漫长的告别。他将阿尔茨海默症定义为“这是一场从老人变回孩子的过程”。在这一视角下,电影有了那句直击人心的台词:“他会忘记所有人,但也会忘记那些让他痛苦的事。”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片名从最初的《陌生家庭》改为《过家家》。这个看似轻盈的词汇,在李太言手中成为了解构成人世界的锋利手术刀。“人生何尝不是一场大型的角色扮演?你我都 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在血缘之外,因一个病症的缘故联结起的“陌生家庭”,恰恰戳穿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脆弱,凸显了陪伴本身的稀缺性与神圣性。

在废墟上重建“梦泽里”

为了承载这份关于“家”的想象,李太言在创作上进行了一次近乎偏执的“考古”。

在踩点时,剧组原本看中了武汉的一处里份,但它因城市发展被拆除后,李太言和片方作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在一块拆迁空地上,平地起楼。历时三个多月,投入上千万,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复刻了一条名为“梦泽里”的市井老街。

这不仅仅是布景,更是一场宏大的行为艺术:“我想建立一个能呼吸的

电影空间。在这里,一把看似乌托邦的大伞下撑着的却是几个在大城市孤独而破碎的灵魂。”这种陌生人之间无条件的互助,在当下显得“极致浪漫”,甚至有些“脱离现实”。

“但如果电影都不能造梦,我们还能在哪里相信善意?我们要坚信主动付出的善意一定会得到善意的回馈。”李太言道出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坚持。在这个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的时代,他试图用“梦泽里”构建一个物理与心理双重意义上的“熟人社会”。

在与传奇的对话中参悟人生

《过家家》请到成龙出演男主角“任爹”。对于从小看着《红番区》长大的李太言来说,这不仅 是喜出望外的圆梦,更是一次关于电影精神的薪火相传。

约见成龙那天,李太言心神不宁。远远地,却看见一个人已提前站在门口等候——是成龙大哥。这个出乎意料的细节,无声地消解了所有距离与不安,更是一种巨星的谦逊与尊重。

在影片中,李太言为“任爹”设计了举重运动员的背景,赋予了角色深刻的人生隐喻:“举重就像人生——要扛得起,也要放得下。扛起时全力以赴,放下时不留执念。”这何尝不是李太言自身的创作哲学?举得起造梦的浪漫,也放得下现实的冷峻。

影片中有一个动人的互文细节:任爹在公园跑步时,把哨子挂到钟不凡的脖子上;后来复原1995年举重比赛时,钟不凡又把冠军奖牌挂回任爹的脖子上。这个无声的仪式,是李太言对父子之情最深沉的诠释:“爱的传递,从来不是索取,而是成全与回归。”

在遗忘的时代,选择记得

《过家家》的票房之路,并未迎来奇迹。谈及此,李太言的目光投向更远处,“一部电影的价值,不应只用票房衡量。价值并不等于价格,它的社会意义,会在更长的时间里才看得清。”

他说:“我不追求拍片的数量,希望以后每部电影能表达我不同阶段对生活的看法,等我变成小盒子那天,如果还能有人因为我的电影得到一点安慰或思考,就够了。”

从手写武侠小说的打架叛逆少年,到用光影探讨记忆与羁绊的电影导演,李太言身上始终住着那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

《过家家》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份关于中国式家庭关系的社会学样本,是一封写给所有在都市中感到孤独的游子的情书。它提醒我们,在这个追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慢下来,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去拥抱那些正在老去的亲人。

全国首个公务机影视拍摄基地在横店揭牌



本报讯 2月1日,横店公务机影视拍摄基地和航空网红直播基地在横店通用机场正式揭牌。此举标志着横店在全国率先将公务机资源系统性引入影视拍摄和新媒体传播领域,为“航空+影视+旅游”融合发展拓展了全新空间,也为低空经济赋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创新样本。

横店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历经多年发展构建起完善的影视文化产业体系。横店机场自2018年开航以来,持续深耕航空产业,已开展空中游览、高空跳伞、飞行驾照培训、航空应急救援、航空研学、短途运输等多元业务,连续4年飞行量突破10000架次,是交通强国“旅游通用机场”试点单位,“航空+

影视+旅游”项目获评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十佳案例。据悉,横店机场1800米跑道计划于2026年春节前通过目视验收,后续将计划延长至2400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公务机场与旅游通用机场。

此次横店机场引进首架湾流公务机,创新设立全国首个公务机影视拍摄基地和航空网红直播基地,进一步拓展产业融合边界。湾流公务机将成为影视拍摄中精英出行、跨国商战等场景的标志性载体,提升影视作品的视觉质感与“国际范”。同时,基地将立足浙江电商产业优势,打造“空中直播间”特色场景,为金华东阳市优质产品赋能,通过高端直播带货形式,推动东阳好物走向全国乃至全球,构建“影视

拍摄制高点、文旅体验新极点、电商赋能新引擎”三位一体的创新综合体。

待一期项目运营成熟后,该基地将于2026年中下旬启动二期项目,引入更多元化航空器与拍摄场景,打造金华地区规模最大、场景独特的直播基地矩阵,形成“空中场景直播+地面综合运营”的生态闭环。

据悉,下一步,基地还将围绕航空主题体验、青少年航空研学等方向,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航空+教育”“航空+文旅”等多元融合,努力将横店公务机影视拍摄基地和航空网红直播基地打造成为全国低空经济与影视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项目。

(姬政鹏)

纪录电影撰稿、导演田珉：少即是多，小即是大



走进北京一间安静的剪辑室,资深纪录片撰稿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田珉正专注地审看一段素材。手边擦着的资料,关联着城市治理、海外基建、文明考古等宏大主题,也浓缩着他近二十年纪录片生涯的思考与足迹。在采访时,他娓娓道来自己从导演到撰稿的“聚焦”之路,以及那份贯穿始终的创作理念——“少即是多,小即是大”。

“我硕士毕业就开始做影视,专攻纪录片也已十七年。”田珉回忆道。最初他是导演,执导过数十部作品。最近十年,他却将重心转向了纪录片撰稿,即解说词的撰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掌控全局的导演,转而专注于文字工作。”在他看来,这并非退守,而是另一种深入的创作介入。

他谈起纪录片解说词的起源: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弗拉哈迪的《摩阿拿》首次引入同步配乐与画外音,现代意义的解说词便逐渐成为纪录片的重要叙事维度。“它是一门介于文学与影像之间的‘亚艺术’。”丰富的导演经验,使田珉在撰稿时具备了一种难得的整体把控力——“好的解说词,是画面、音乐、同期声等多重元素中的一员,如何在这场艺术的交响中既不失位、也不越位,是所有纪录片撰稿人一生的功课。”

他坦言,过往参与的纪录片项目曾邀请专业作家撰稿,效果有时却不尽理想。“大部分人受的是文字思维训练,而优秀的解说词撰稿,首先得有画面思维和整体结构感。这正是导演经历给我的礼物。”

当记者询问田珉纪录片撰稿心得时,他只分享了两个朴素的

原则:“少即是多”与“小即是大”。所谓“少即是多”,是“惜墨如金,把戏份更多地留给影像”。2025年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的《您的声音》中,他将90分钟影片的解说词从常规的约18000字压缩至2200字左右。“视觉是最敏锐的,观众已看到的,不必再赘述,”他解释道,“好的撰稿要敢于沉默、甘于沉默,只在必要时画龙点睛。”

这部反映北京城市治理的影片,让纪实片段自身“说话”,用充满烟火气息和都市活力的真实故事承担叙事,解说词仅用于阐释政策背景、衔接逻辑,从而引发共情与思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评价该片“最大限度地避免枯燥讲解与说教,通过共情产生强大影响力”。

但“少”并不意味着弱化。“解说词不应是王者,也不能‘打酱油’。”田珉强调,当画面存在“意有未达”时,解说词便需以文学底蕴为支撑,去搭建背景、解释动机、揭示内在联系,成为赋予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键灵魂。

而这灵魂的注入,需依托具体而微的载体,此即“小即是

大”。他以反映“一带一路”构想的纪录电影《大道十年》中老挝铁路段落为例:画面是老挝学生描绘火车的图画,解说词并未停留于描述画面,而是轻盈地延展至中老铁路的背景及其对老挝经济民生未来的深远影响。“从小场景切入,带出大背景,信息才生动而立体,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才有了切实、可解读和共情的落脚点。”

供职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至今,田珉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纪录片走向大众、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进程。他坚信“真佛只说家常话”:优秀的文稿不依赖华丽辞藻,而在于用朴实、易懂的语言,呈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理想,跨越文化壁垒,让远方故事直抵人心。

“解说词是‘瞬间艺术’,听不明白就过去了。所以要时刻站在观众角度,切忌卖弄。”尽管已获金鸡奖、星光奖等数十项国家级荣誉,他坦言观众审美要求在提升,对撰稿的要求亦在不断提高。采访尾声,田珉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解说词,是交响中的一种乐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唯有水乳交融,才能共同成就一部好作品。”他沉吟片刻,接着说:“某种程度上,写好解说词也教会我做人做事——意识到‘我并不重要,但我又很重要’。在兼容并蓄中找到自己的声部,个人与事业,方能同行共进。”

在他身后,屏幕上的画面静静流转,仿佛印证着纪录电影工作者共同的理念:于细微处见宏阔,在克制中显深意。每一帧画面、每一句解说词,或许都蕴含着“少”与“小”背后的无尽力量。

(支乡)

王海洲著作《中国电影110年》获批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本报讯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院院长王海洲主编的《中国电影110年(1905—2015)》(英语)入选。



《中国电影110年(1905—2015)》是一部不同于以往的电影史学著作。该书从电影工业、电影艺术、电影人物、电影事业等多个角度切入,通过搜集整理各类书籍、年鉴、地方志和研究文献等材料,从中国电影110周年发展历程中重要的影人、影片、事件着笔,生动、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中国电影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该书也将中国电影的新业态、新现象纳入其中,不仅具有历史厚重感,还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学术价值突出。

该著作曾荣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一届“学会奖”著作类一等奖、中国文联“啄木鸟”杯2018年度中国文艺评论著作类优秀作品,受到学界的认可;2022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该项目年度推荐各学科书籍共231部,而《中国电

影110年(1905—2015)》能够入选,体现了著作的极高学术价值和对外译介价值。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资助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旨在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示范引导作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这次《中国电影110年》入选,既是对该书学术水准的高度认可,更是对中国电影文化对外传播价值的充分肯定。通过精准专业的英文翻译,这部著作将跨越语言障碍,让海外读者与学界直观感受中国电影110年的追梦历程,理解中国电影与时代同频、与民族共生的发展逻辑。

(支乡)